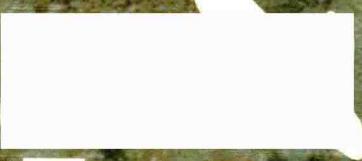


高洪雷 著



余秋雨 推荐

中国首部全景式西域史话
新观点讲述陆上丝绸之路故事
新视角再现世界四大文明交汇过程
一部填补我国西域人文历史空白的巨制



下

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
史而是「大历史」，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
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「大文学」，那么，
请务必多去西域。

——余秋雨

大写西域

大写
西域

DA XIE
XI YU

高洪雷著



下
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写西域:全2册/高洪雷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1147-3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西域—地方史 IV. ①K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1812 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校对 罗翠华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707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45 插页 9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47-3

定 价 86.00 元(上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三编 丝路北道十一国

第二十一章 山国——关于道路的故事 3

同样的圆形古城尼雅、安迪尔古城、圆沙古城都已变为废墟，而营盘古城历经 2000 年风雨仍保存完好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我只能连连感谢苍天的恩惠.....

第二十二章 尉犁——在孔雀河臂弯里 11

这里腕挟孔雀河，背靠博斯腾湖，怀抱盆地与河流，居高临下，地势险要。石匠们则把石材垒砌在城门、城墙、宅府上，构成独特的石头城风光.....

第二十三章 渠犁——汉朝的屯田基地 15

是猴子，就给它一棵树；是老虎，就给他一座山。熟悉外交事务的郑吉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一天，皇帝诏命郑吉为侍郎，司马蕙为校尉，率领免除刑罚的犯人进驻遥远的渠犁屯田.....

第二十四章 焉耆——一抹美丽的胭脂红 22

大漠日落时分，班超一动不动地立在城头，胡须像钢针一样横在腮边，一双穿透大漠的眼睛直视东方——那里，已经只剩下一大伙不识时务的家伙：焉耆王广及其爪牙危须、尉犁、山国了.....

第二十五章 危须——小小尾巴国 47

我曾经离它如此之远，又从未离它如此之近。此时，夕阳正迅速西下，浩荡的秋风卷起黄沙，弥漫了这块寂寥的废址，也尘封了我的热情。我在这里感受到的，没有震撼，只有凄凉与失

落……

第二十六章 乌垒——都护府驻地 53

如果你不能确定往哪里走,那么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冬,焉耆王的 6000 兵马倾巢出动,突然西去攻入乌垒城,措手不及的但钦被砍下首级……

第二十七章 龟兹——飘逝的乐舞与梵音 79

他的史料成堆成捆,关于他和曾经的儿媳的风流韵事俯拾皆是,这些故事还是留给史学家和文学家恣意咀嚼吧。我只想蹑手蹑脚地溜进大明宫,看一看他亲自组建的乐队……

第二十八章 姑墨——取名“沙漠”的国度 126

姑墨王丞一脸的阴云。如果不出兵,显然就给了西域都护府新的口实,他们在踏平焉耆后也许就会接着收拾自己;出兵吧,自己又有一万个不情愿……

第二十九章 温宿——为鸠摩罗什垫背 134

漫天大雪的日子,小小的温宿城像雪人一样龟缩在冰封的托什干河边。姑墨王丞率领 4000 名士兵进入温宿,全部士兵才只有 1500 人的温宿王放弃抵抗,乖乖地打开了城门……

第三十章 尉头——一道狭长的河谷 142

一向低调、与世无争的小国国王,怎么敢不顾后果地背弃盟约,跟着几个毫不靠谱的城主起哄以前的主子呢?他是吃了豹子胆,还是被灌了迷魂汤?

第三十一章 疏勒——十字路口的绿洲 150

中庭月色正清明,无数杨花过无影。他站在窗前,任晚风吹拂着他瘦削的脸颊。突然,他的身子开始摇晃。一个太监大喊:“皇上的风眩症犯了——”

第四编 天山十六国

第三十二章 车师前国——丝路明珠的破碎剪影 201

丝路要冲的高昌来了一位和尚。这显然不是《西游记》里的一个镜头。他既未牵着什么白马,也没有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

陪伴,而是孤身一人,风尘满面……	
第三十三章 车师都尉——位置决定态度	232
说的是齐国有个好色之徒,见邻居家死了主人,遗下一大一小两个漂亮老婆,就挖空心思地去勾引。大娘子稳重贞洁,始终不肯相从;小娘子水性杨花,不久就勾搭上了……	
第三十四章 狐胡——大蒜的故乡	235
张骞撑着病体,带领一些未患病的下属到野外寻找食物,发现帐篷周边长有一种野菜,因为张骞使团最初被扣在西域的狐胡国,所以大家称这种野菜为“葫草”……	
第三十五章 车师后国——天山北麓一霸	239
将政敌置于危亡之地,是武后的一贯策略。曾经的宰相来济被外放到庭州,就等于把他送进了虎口与狼窝,被吃掉是必然,不被吃掉则成了偶然……	
第三十六章 车师后城长国——驻屯军卫星国	280
“柔仁好儒”,一直是史家对汉元帝的定评,也是一个褒多于贬的评价。但在我看来,正是因为他的仁与儒,才使得朝政管理失之于宽,犯法者得不到严惩,弄权者大行其道,外戚、宦官势倾朝野,西汉从此走向衰落……	
第三十七章 蒲类——饮马巴里坤	283
亲爱的读者您可知道,素有“古牧国”和“庙宇之冠”的巴里坤,曾经是与迪化、伊犁齐名的西域“三大商埠”之一。先有了巴里坤,才有了哈密。哈密是巴里坤的儿子……	
第三十八章 蒲类后国——山北“老人国”	299
那一刻,雍正也许想起了590年前的岳飞,想起了大臣们嫉妒的目光,想起了这位岳家将立下的不世之功,他的心反常地一软,在折子上改签了“斩监候”三个字……	
第三十九章 郁立师——月氏的分支	307
西逃的月氏人先是来到郁立师国境内小憩,抢光了这个小亲戚的财富、粮食甚至女人。无奈之下,郁立师首领只有率众沿草原丝路西走,在天山北麓的内咄谷停下了脚步……	

第四十章 卑陆与卑陆后国——有关分手的故事	312
女王所处的时代,应该是战国之前,也就是中原的西周时期。	
基于此,一个大胆的想象突然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:卑陆后国女	
王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?	
第四十一章 劫——是个时间概念吗	320
为此,我不禁感慨,当某个国家沦落到要通过传说查找下落	
的地步,是这个国家的悲哀,还是史学家的悲哀?	
第四十二章 东且弥与西且弥——请尝尝班勇的大刀	323
听到来自前线的快报,班勇笑着问:“砍下东且弥王脑袋的,	
是我借给别校的那把大刀吗?”送信的骑兵连连点头……	
第四十三章 单桓——西域最小的国家	332
那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国王和他的 193 个臣民,但这已是单桓	
国民的全部。在这个像日本炮楼一样的狭小城堡里,大家天天碰	
面,互相能叫得出名字,就连每家的猎狗都成了朋友……	
第四十四章 乌贪訾离国——玛纳斯河畔的匈奴	337
玛纳斯河水流潺潺,一直流进面积约 550 平方千米的玛纳斯	
湖。这个形状像一只鞋般的美丽湖泊,难道是乌贪訾离国的一个	
脚印?	
第四十五章 乌孙——迎风怒放的天山雪莲	342
迢迢长路上,“和亲”的车辇碾过玉门的冷月,碾过戈壁的苍	
凉,碾过西域的蛮荒,走完了短暂的春天和长长的夏天……	
后 记	379

第三编 丝路北道十一国

第二十一章 山国——关于道路的故事

山国，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。户四百五十，口五千，胜兵千人。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译长各一人。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，东南与鄯善、且末接。山出铁，民山居，寄田余谷于焉耆、危须。

——班固《汉书》卷九十六下

一、山国没有王城吗

小时候，听过一个故事：一个小男孩对爸爸抱怨自己长了一对八字脚，一个小女孩对妈妈抱怨自己没有新鞋穿。两个孩子偶尔回头，发现轮椅上坐着一个和他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，他根本就没有脚。

如今，我面临着和轮椅上的孩子同样的困境：早期的丝绸之路在楼兰分出了两条道路，从楼兰向西南，是我在上一章讲过的丝路南道；从楼兰向西北，是我将要讲述的丝路北道。山国，又叫墨山国，是丝路北道上的第一个国家。《汉书》上说，山国的“王”距离长安 7170 里，而不是“王城”的距离。它给人的直觉是，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王城，找不到中心的国家。再看页下注，山东琅琊籍的唐代老学究颜师古的注释是：“常在山下居，不为城治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没有都城的山地民族。这一困境，显然比此前我们到达的拘弥、渠勒有都城而找不到，要难办得多。

就在我为未来的行程发愁时，考古一线传来消息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营盘古城附近，发现了一座贵族墓地。

众所周知，墓地是人类文明演进的“字典”。人类最早是把自己的同

类甚至父母兄弟的遗体，随便抛向荒郊野外而一了百了的。后来偶然经过时，发现亲人的遗体被野兽撕扯得不堪入目，于是动了恻隐之心，用土予以掩埋。此后，每有人死亡，生者便形成了让死者入土为安的习俗，并在掩埋的地方标上记号，每逢死者入土的那天，与死者有血缘关系的人便一起来到这里用食物或礼物祭奠，由此开始了对死者尊严的保护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进程。再以后，祭奠由个人发展到家庭，由家庭发展到家族，由家族发展到部落，渐渐形成了越来越繁复的人际关系。纵向与横向的人情不断扭结，最终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的环环相扣，一种叫作历史的社会制度、经济关系、文化形态便层层叠叠地累积而成了。所以，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演进史，坟墓是不可替代的历史标本。

这座贵族墓地坐落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，西距尉犁县城 120 千米，南距营盘古城大约 900 米，处在孔雀河北岸 4 千米区域内。墓地东西长 1500 米，南北宽数百米，墓葬在 150 座以上。

在墓葬出土文物中，既有汉晋丝织品、汉代铁镜，也有中亚艺术风格的皮革面具、黄金冠饰，还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金缕缕，波斯和罗马玻璃器皿、黄铜戒指、黄铜手镯以及波斯瑜石艺术品。其中一个墓主人头枕中原锦缎制成的“鸡鸣枕”，身着希腊罗马风格的缕袍，头戴黄金装饰的面具，俨然是世界级艺术品超模。今天的人们只是在文献中听说过古罗马艺人高超的纺织艺术，即使在罗马本土也从未发现实物，能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发掘出古罗马织金缕，实在令西方学者艳羨不已。

贵族墓地的发现，对于西方来说，其意义在于进一步证实了古罗马的异彩辉煌；对于中国来说，其意义在于为考古和旅游增添了新的由头。而对于我这个写作者来说，超值的意义在于：第一，贵族墓地集东西方珍奇于一体，说明山国处于丝绸之路要道上；第二，连贵族都富可敌国，说明山国当年人丁兴旺，贸易发达；第三，墓地距离营盘古城仅 900 米，说明营盘古城有可能就是山国王城。

《水经注·河水》中说：“河水又东，迳墨山南，治墨山城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。”文中的“河水”指今孔雀河，文中的“墨山”指今库鲁克塔格山，而文中的“墨山城”与尉犁的距离正好是营盘古城与古尉犁城的距离。据此可以认定，今营盘古城就是汉代山国王城。它背靠库鲁克塔格山，东接龙城雅丹奇观，西连塔里木绿色走廊，曾被史学家称为“第

二楼兰”。

疑问仍在。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，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学者王永炎在墨山南麓的辛格尔^①村西的一座沙丘上，发现了一座细石器遗址。这座辛格尔遗址，也被怀疑是墨山国都。

1989年，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东部干草湖以西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，发现了一座古城。从古城向北至焉耆有一条古道，沿途有成片的红柳与胡杨林带，溪水潺潺，风景如画，时常有野骆驼跑过，应该是远古丝路的大道。因此，他们认定这里才是山国故址。

二、城市断想

众所周知，城市是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。尽管山国属于游牧区，但因为处在孔雀河畔与丝路要道上，不仅畜牧业高度发达，而且商业空前繁荣，渐渐聚集了众多的人口和大量的财富。要保护财富，必须扎紧篱笆，修筑高墙，建造城市。这也是建造山国王城的因由吧。

民国三年（1914）二月，斯坦因从吐鲁番出发，深入库鲁克塔格山麓，来到被称为“营盘”的地方。斯坦因认为：“根据所得的古物，证明这是一座堡垒。此地原名注宾，西元后的起初几世纪位于到楼兰去的河水旁边，这显然是保护中国通西域大道的一个重镇。”他对注宾的叙述显然有误，因为新发现的注宾城位于营盘东南80千米的注宾河边，著名的小河墓地就在注宾附近。但他对营盘的定位并无不妥。

至今犹在的营盘——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、黄盛璋等认定的山国都城，是一座具有西方特色的圆形古城，城郭、佛塔、墓地、烽火台一应俱全。同样的圆形古城尼雅、安迪尔古城、圆沙古城都已变身废墟，而营盘古城历经2000年风雨仍保存完好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地处西域的这四座圆形古城，其建造者都是远古的塞人。第一编已讲过，处于今民丰县境内的尼雅古城、安迪尔古城、圆沙古城，是汉代塞人的活动区域。而营盘的建造者也有可能是塞人，根据是人

① 蒙古语，意思是“男性（居住）的地方”。

们在库鲁克塔格山兴地峡谷中，发现了 3000 年前的大型岩画，岩画创作者就是西域早期的土著——塞人。或许，塞人的一支从伊犁河南下阿姆河流域，占领了希腊移民建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，成立了中国史籍中所说的大夏国。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，他们被一种圆形的城堡深深吸引。

圆形城堡的建造者，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。从东周显王三十五年（前 334）开始，亚历山大发起了长达 10 年的伟大东征，先后占领了波斯、粟特、大夏。每征服一地，他就建造一座希腊式的城堡，史称“亚历山大城”。一路建了 70 多座，目前考古发现的有 40 多座。从罗马到中亚，圆形城堡如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，诗意地怒放在高山与低谷之间。张骞出使西域时见到的蓝氏（亚历山大的汉语译名）城，就是其中一座。

大夏开始仿照希腊艺术风格兴建圆形建筑。后来，这种建筑样式从大夏传到同宗的精绝与山国，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营盘。

今天，每当有旅游者带着孩子来到营盘，便会一边参观高耸的城堡，一边对孩子们说：“那时修建这些东西，完全是为了保护居民，防御敌人的。”

事实上，旅游者只说对了一半，这些古代的防御系统有两大目的：一是把敌人挡在城外，二是把市民关在城内。

当两国开战时，进攻的一方自然会围困另一方的城堡；防守的一方会竭尽全力保卫城市。城头的攻守战必定血腥而惨烈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惊慌失措的市民，只能默默地忍受饥饿，纷纷地躲避箭矢，直到战争决出胜负。那时，他们或者听任攻陷城池的敌人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；或者被迫将大量生活必需品捐献给保卫城池的勇士们。不管是哪种结局，他们都将一贫如洗。

任何年代的老百姓都不会喜欢战争。当他们为了表现出一种体面的忠诚靠啃树皮、吃老鼠充饥时，他们就会打开城门，对交战双方说：“结束这种愚蠢的对殴，让我们出城放羊、经商吧！”

防止这种叛变是卫戍部队的职责。因此，古代的城池便有了双重目的。人们时常看见，守城部队会像对付城外的敌人一样，将弓箭或矛头对准城内自己的市民。

好在，山国的国王不太自私，没有拿城里市民的忍耐力做实验。每当有强敌来攻，他都会明智地投降。所以，赵破奴、班超来时，他开城投降

了。焉耆军队来时，他也投降了。不然，这里会有保存完好的营盘古城吗？当历史着眼于一个国家的荣显时，他没有什么地位；而当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时，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。试想，民众是喜欢生活在一条浊浪滚滚、随时决堤的大河边，还是希望栖息在一条缓缓流淌、清洁透明的小河旁？挽句话说，您是希望住在默默无闻的瑞士，还是希望身在世界焦点的埃及？

可惜，那些史学家过于势利，没有留下这几位国王的名字。但站在民生与文物保护的角度，实在应该感谢这些“软骨头”的国王。

伽利略说过，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。而孟德斯鸠说，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。这两句话足以令人类长久体会。

三、有道才有国

我们常把“路”与“道”混淆，其实“路”与“道”是有区别的。

从字形来看，“路”字可以理解为“各迈各的脚”，指只要迈步前行就可以到达的路径。“道”字是金文，字面意义为“在脑袋指导下行走”，指必须用脑袋思考、探索而走通的路径。也就是说，“路”是眼睛明显可见的路径；“道”则是眼睛看不到或看不清，必须由头脑分析、思考和探索才能迈步而行的路径。

自从人类进入群居时代之后，踏出一条方便进出的路径，成为一种必需的功课。人类永远都在寻找出路，从尧舜禹以降，特别是人类跨入城市文明时代后，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道路寻找从来就没有停歇过，修路开始上升为一种公共事业。在有了国家之后，将道路修筑到每一个统治区，逐渐成为一种显示主权的标志。有的地方就有路，没人的地方只要有经贸意义或军事意义，也要开辟大道。从秦代的驰道、渠道，到近代的铁道、航道，再到现代的跨江隧道、海底隧道，无不彰显着战略意图，体现着民族主权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有道才有国，有国必有道”。

山国，尽管地处山区，修筑道路极其困难，但鉴于这是一项涉及国家主权的事业，因此每一任国王在筑牢都城的同时，也会投入人力物力修筑数条通向外国的道路。道路越是四通八达，这个国家就越是强盛。“条

条道路通罗马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从楼兰向西北，有两条道路，一条自楼兰故城向西，踏着无边的沙砾，穿行在库鲁克塔格山与孔雀河谷之间，先后抵达山国、尉犁、渠犁、焉耆、轮台、龟兹、姑墨、疏勒，这就是所谓的丝路北道。

还有一条道路，是自楼兰故城向北，翻越墨山，经过一片沙滩，进入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，它被称为“墨山国之路”。

为了打通“墨山国之路”，西汉与东汉费尽了周折。

丝绸之路开通后，汉与匈奴的争夺集中表现在丝路北道控制权上。汉的战略意图很清楚，就是不把军事矛头指向伊吾（今哈密），因为取道伊吾，必然与游牧在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发生直接冲突，并将面临大规模决战。也就是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汉不会轻易出兵东部天山。问题在于，汉越是不想出兵天山，天山下的小国就越是嚣张。公元前2世纪初，在匈奴指使下，姑师联合楼兰截杀汉使，切断了丝路北道，给了汉武帝刘彻一记清脆的耳光。

元封三年（前108），刘彻派赵破奴西征，先是俘虏了楼兰王，然后翻越人迹罕至的“墨山国之路”，如神兵天降一般拿下了毫无准备的姑师，丝路北道被打通。太初三年（前102）以后，为保障丝路安全，汉从敦煌经罗布泊到龟兹，共修筑烽燧300座。从楼兰经营盘至龟兹的东西向丝路上，至今仍排列着10座汉代烽燧。而从营盘向北至库鲁克塔格山兴地山口有3座兀立的烽燧，从营盘向西南则有1座烽燧和1座麦得克圆形城堡。这就意味着，东西向烽燧与南北向烽燧的交汇点就在营盘，营盘正是丝绸之路的十字交汇点。这个十字，一头连着繁盛的长安，一头连着伟大的罗马。

想不到，赵破奴一走，车师立时倒向匈奴。天汉二年（前99），刘彻派开陵侯率领楼兰军队再次经“墨山国之路”进攻车师，由于匈奴右贤王赶来救援，开陵侯不得不撤回楼兰。征和四年（前89），重合侯马通所率的汉军与开陵侯所率的西域联军兵分两路，从南北方向围攻车师，车师王宣布投降。“墨山国之路”彻底打通，汉朝控制的楼兰、渠犁、车师形成了三角支撑之势。

西汉在伊吾、焉耆均为匈奴控制的情况下，仍能有效掌控吐鲁番盆地，所依赖的就是“墨山国之路”。从此，作为汉朝附属国，山国百姓开始

为路经此地的汉使或军队担任向导,提供牲畜,补充给养,山国国王也常常派遣军队参加西域联军的军事行动。而山国也因为境内交通发达而繁荣起来。

四、粮与水

仅仅有了道路,就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吗?我看未必。

首先,这块土地必须保证居民的粮食供给。尽管这里有山林、草场,但无法种植庄稼。唯一的办法,就是向附近的粮食主产区购买。南部的楼兰距离最近,但楼兰人口众多,粮食尚且需要进口;西部的尉犁路途便捷,但尉犁仅仅能够保证粮食自给。粮食有剩余的,只有西北部的焉耆和焉耆北部的危须。而要到危须买粮,必须借道焉耆。也就是说,山国能否吃上饭,由焉耆说了算。

受制于人的结局只有一个,那就是唯对方的马首是瞻。对方说个长,你只能说不短;对方说个方,你只能说不圆;对方说小狗三条腿,你就得说亲眼见;对方说豆腐不好咬,你只得说嚼不烂。否则,他就不卖给你粮食,让你饿肚子;或者漫天要价,让你有苦难言。表面上,山国还是西域四十八国之一,实际上早已成为焉耆的附庸。每当焉耆归附匈奴的时候,不用问,山国也是匈奴的走卒,“墨山国之路”就会对汉朝封闭。

对此,汉人非常生气,最生气的莫过于西域都护班超。

这个满脸胡子的汉将,向来言必信,行必果,踏石留印,抓铁留痕。永元六年(94)秋,班超以龟兹为基地,征发西域联军,一举扫荡了匈奴的走卒焉耆、危须、尉犁、山国,将首犯焉耆王和尉犁王砍下脑袋,传送到京师,挂在城门上示众。山国国王也被更换,“墨山国之路”再度开放。

上承东汉,下启前凉,中原王朝以楼兰(西域长史)、高昌(戊己校尉)和大煎都侯故址(玉门关长吏)为据点,形成了品字形战略布局,扼住了交通咽喉。在这个布局中,楼兰和高昌的呼应至关重要。而实现这一功能的,无疑是沟通高昌与楼兰的“墨山国之路”。汉朝甚至曾经派出戍卒在山国屯田。

在中原王朝的统一调度下,山国的粮食供应有了保障。按说,他们可

以松一口气，过一段舒心日子了。

但跟着，第二个问题来了，那就是作为国家都城，必须有充足的水源。这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古代城镇都建在河边或湖边，所有富饶美丽的现代城市都建在海边和河边的原因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公元3世纪，山国就被焉耆吞并了。但这尚且算不上山国民众的灾难，因为国家被吞并，地位下降的只有国王，老百姓仍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出放牧、日落而息的庸常日子。

真正的灾难发生在公元5世纪，塔里木河突然改道南去，造成孔雀河及其终点罗布泊渐渐枯竭。随之而来的，是美丽的楼兰连同孔雀河北岸的墨山城，由于失去水源被迫荒废，本就不多的居民陆续收拾起家什，如不系之舟，四处飘零。尽管《释迦方志》等唐代文献仍提到墨山城，但是相关文字明显抄袭前史。换句话说，从公元5世纪至今，墨山城已人去城空了1440年。

偌大的库鲁克塔格山人迹罕至，曾经驼铃声声的丝路古道也被衰草黄沙占据，只有那古堡、古塔、古墓、古代烽燧睁着空洞的眼睛，眼睛里没有瞳仁，没有光彩，更没有泪水。

这就是丝路北道的第一站。

山国小传：山国，全名墨山国，是位于今库鲁克塔格山腹地的一个山地国家。从楼兰国向北，翻越墨山，可进入吐鲁番盆地，这条道路被称为“墨山国之路”；从楼兰国向西，沿着库鲁克塔格山与孔雀河谷之间的商路前行，就是所谓的丝路北道。这里尽管土地贫瘠，但交通发达，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一个点。中原朝廷在西域站稳脚跟后，甚至把烽燧修到了这里。公元5世纪，随着塔里木河改道南去，孔雀河与罗布泊渐渐枯萎，孔雀河北岸的墨山城只能接受人老珠黄、魂归黄沙的悲剧结局。